

东经105°，北纬25°。乱石崩云，长虹饮涧。

今天，万众瞩目的“世界第一高桥”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，“世界桥梁博物馆”的贵州再添封面新作。当汽笛长鸣踏碎花江峡谷云海，钢索巨龙首展翼，于天堑之上发出震彻山河的长吟。

这宣告了刺破历史的惊雷：当北盘江以雷霆之势劈开万仞石壁，便注定了这方水土的激烈与苍茫。

花江，这道封印了亿万时光之海的深痕，凝固了多少叹息与悲怆？

这里，曾回响徐霞客“磅礴之地”的沉重叹息，“初以舟渡，多漂溺之患；望石为桥，亦多不能成。”

这里，曾激荡中华民族的血泪挣扎，90年前，红军于此激战，“花江铁索桥之战”壮怀激烈；抗战烽火中，花江铁索桥与上游盘江铁桥攀起“抗战生命线”的沉痛脊梁。

这里，曾留下联合国专家的惊愕无奈，30多年前，他们面对峭壁石壁，感叹：“最不适宜人类居住之地”。

花江！花江！

两岸相望，峡谷深邃。

黔中、黔西南乃至大西南来往东南亚的脉动，在此淤塞。

花！花！花！

诗韵之盛，揪心之痛。

天问不语！黔人不屈！

星空灿烂的，奇迹是人的。

新时代，震惊的山河开始重塑筋骨！曾经不可逾越的北盘江天堑之上，一座座世界级高峰如雨后春笋，傲然挺立。

思想，更需突围。当年为修小学占地，有人扬言报复。老支书果断组织村民赴车江千户苗寨“开眼界”。

折叠的路面触目惊心，被缝合的巨龙直一个个个惊心动魄的惊叹号！这里，成为中国在地球上，矗立的高桥坐标。

千年守望，天堑通途！亿万心潮，澎湃共振！

金秋时节，踏上这片曾令徐霞客惊愕的高原峡谷。

我们聆听——

花江壮歌，从揪心的悲鸣，升华为荡气回肠的时代交响！那是贵州儿女血汗浇筑、用坚忍谱写的山河史诗！

我们深情凝望——

花江壮歌，正以磅礴之力，奏响大地的振兴与荣光！那是在党的旗帜指引下，引领这片古老土地书写历史巨变、创造人间奇迹的不竭源泉！

群山飞彩虹，高路入云端。

花江作证，山河焕新颜，壮歌，还在续写！奇迹，正在生长！

寻路记

从“绝地逢生”的石头缝里刨食，到“世界之巅”的钢铁脊梁托举，一条路唤醒沉睡的峡谷，一座桥见证高原的跨越。

9月3日，北京天安门。朝霞泼金，礼炮轰鸣。钢铁方阵踏响大地，国之重器昂首苍穹，宣示着一个民族坚韧自强的力量宣言。

这束来自盛典的光，穿透千里关山，映照在黔西南州贞丰县花江村的古老窗口。

老支书梁绍宇穿上珍藏的绿军装，苍老的手抚过褪色的领口红星，郑重踏上军功章。当直播屏幕后那个庄严的仪式，老人巴掌拍得通红，泪流盈眶：“国家强了，咱们人才踏实！”

这份沉甸甸的踏实，在悬崖峭壁环抱的花江峡谷，凝聚成了雄浑的具象——村民邓彬的家成了绝佳的观景点。推开窗，一幅壮阔图景摄入眼帘：三座横跨天堑的桥，如三枚时空的铆钉，钉穿了云与霞的阻隔，让人们同高度层叠、无边延述着这片土地的挣扎、牺牲与跨越。

“最近很自豪，行者无疆。”《贵州通志》曾以令人惊心的笔触勾勒出古险峻，行者危惧”。这千行路难的喟叹，便是这千年行路难的喟叹锁钥。14根冰冷粗壮深嵌石壁，木板在风中呻吟，悬于25米的空中。

桥石壁上，1935年红军阻击战的弹痕犹在；抗战烽火，花江铁索桥与南盘江铁桥擎起45万吨雄姿，铸就“抗战生命线”的沉毅脊梁。

花江，诉说着血与火的悲壮。

桥石壁上的，不仅是商旅繁忙，更是千百年行路难的沉重叹息。在交通血脉断裂的年代，花江村的悲情尤外深重。为了节省几枚铜板的耗费，村民摆渡人铤而走险，多少精壮汉子命悬江河，留下孤寡母女的悲苦。

“最不适宜人类居住之地！”——这悲苦，刻在山岩上，更刻在骨髓里。

“山高石头多，出门就爬坡。苞谷点石窝，春种一大坡，秋收一小箩……山歌里，有眼泪，有不甘，还有饥饿与贫穷。”

花江人有多苦？2009年，一部反映花江峡谷两岸贫瘠“石”的电视剧在央视热播，剧名就叫《绝地逢生》。

“以前！别说话，水，苞谷能漱口就是老天开眼！牛羊散养晒光了草皮，山越越秃，人越活越穷，恶性循环，看不到头啊。”

老支书指向对岸那片葱郁的花江植被，语气里满是苦涩和疲惫。

20世纪80年代，祖祖一声召唤，梁绍宇走向南疆战场的血火硝烟。归来后，他接过了花江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，这一挑，就是36年。

对岸花江镇的繁荣，像根刺扎在他心里。他常常蹲在铁索桥头，望着对岸灯火通明、车来人往。

“一样的天，一样的地，人家牛满圈，粮满仓，种的花椒卖到省城去，当然当‘为哪’就因为他们有条样的路！”

平生酷爱象棋的梁绍宇，有时面对棋盘，不由得慨叹：无路，车不出！

闭幕像一条无形的锁链，甚至束缚了村民喂猪的勇气——唯恐猪养太肥，却搬运出去，竟然看们肥而心醉。

当改革的血液开始奔涌，花江两岸，“贫困经验”激荡风雷，而梁绍宇改变命运的契机，则在一场比赛“偶遇”中激发。

2004年秋，“马甲直播”工程师人员借住在他家土墙房里。一天深夜，梁绍宇端去洗脚水，无意间将桌上摊开的文件——“纳哈田·花江铁索桥之战”——翻阅，这道封印了亿万时光之海的深痕，凝固了多少叹息与悲怆？

这里，曾激荡中国民族的血泪挣扎，90年前，红军于此激战，“花江铁索桥之战”壮怀激烈；抗战烽火中，花江铁索桥与上游盘江铁桥攀起“抗战生命线”的沉痛脊梁。

这里，曾留下联合国专家的惊愕无奈，30多年前，他们面对峭壁石壁，感叹：“最不适宜人类居住之地”。

花！花！花！

诗韵之盛，揪心之痛。

天问不语！黔人不屈！

星空灿烂的，奇迹是人的。

新时代，震惊的山河开始重塑筋骨！曾经不可逾越的北盘江天堑之上，一座座世界级高峰如雨后春笋，傲然挺立。

思想，更需突围。当年为修小学占地，有人扬言报复。老支书果断组织村民赴车江千户苗寨“开眼界”。

折叠的路面触目惊心，被缝合的巨龙直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惊叹号！这里，成为中国在地球上，矗立的高桥坐标。

千年守望，天堑通途！亿万心潮，澎湃共振！

金秋时节，踏上这片曾令徐霞客惊愕的高原峡谷。

我们聆听——

花江壮歌，从揪心的悲鸣，升华为荡气回肠的时代交响！那是贵州州儿女血汗浇筑、用坚忍谱写的山河史诗！

我们深情凝望——

花江壮歌，正以磅礴之力，奏响大地的振兴与荣光！那是在党的旗帜指引下，引领这片古老土地书写历史巨变、创造人间奇迹的不竭源泉！

群山飞彩虹，高路入云端。

花江作证，山河焕新颜，壮歌，还在续写！奇迹，正在生长！

筑桥记

从“绕山一日”到“跨壑一瞬”，钢脊梁破豆古天堑；从“租不起吊机”到“毫米级缆索”，匠心淬出世界雄奇

“以前！别说话，水，苞谷能漱口就是老天开眼！牛羊散养晒光了草皮，山越越秃，人越活越穷，恶性循环，看不到头啊。”

老支书指向对岸那片葱郁的花江植被，语气里满是苦涩和疲惫。

20世纪80年代，祖祖一声召唤，梁绍宇走向南疆战场的血火硝烟。归来后，他接过了花江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，这一挑，就是36年。

对岸花江镇的繁荣，像根刺扎在他心里。他常常蹲在铁索桥头，

望着对岸灯火通明、车来人往。“一样的天，一样的地，人家牛满圈，粮满仓，种的花椒卖到省城去，当然当‘为哪’就因为他们有条样的路！”

平生酷爱象棋的梁绍宇，有时面对棋盘，不由得慨叹：无路，车不出！

闭幕像一条无形的锁链，甚至束缚了村民喂猪的勇气——唯恐猪养太肥，却搬运出去，竟然看们肥而心醉。

当改革的血液开始奔涌，花江两岸，“贫困经验”激荡风雷，而梁绍宇改变命运的契机，则在一场比赛“偶遇”中激发。

2004年秋，“马甲直播”工程师人员借住在他家土墙房里。一天深夜，梁绍宇端去洗脚水，无意间将桌上摊开的文件——“纳哈田·花江铁索桥之战”——翻阅，这道封印了亿万时光之海的深痕，凝固了多少叹息与悲怆？

这里，曾激荡中国民族的血泪挣扎，90年前，红军于此激战，“花江铁索桥之战”壮怀激烈；抗战烽火中，花江铁索桥与上游盘江铁桥攀起“抗战生命线”的沉痛脊梁。

这里，曾留下联合国专家的惊愕无奈，30多年前，他们面对峭壁石壁，感叹：“最不适宜人类居住之地”。

花！花！花！

诗韵之盛，揪心之痛。

天问不语！黔人不屈！

星空灿烂的，奇迹是人的。

新时代，震惊的山河开始重塑筋骨！曾经不可逾越的北盘江天堑之上，一座座世界级高峰如雨后春笋，傲然挺立。

思想，更需突围。当年为修小学占地，有人扬言报复。老支书果断组织村民赴车江千户苗寨“开眼界”。

折叠的路面触目惊心，被缝合的巨龙直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惊叹号！这里，成为中国在地球上，矗立的高桥坐标。

千年守望，天堑通途！亿万心潮，澎湃共振！

金秋时节，踏上这片曾令徐霞客惊愕的高原峡谷。

我们聆听——

花江壮歌，从揪心的悲鸣，升华为荡气回肠的时代交响！那是贵州州儿女血汗浇筑、用坚忍谱写的山河史诗！

我们深情凝望——

花江壮歌，正以磅礴之力，奏响大地的振兴与荣光！那是在党的旗帜指引下，引领这片古老土地书写历史巨变、创造人间奇迹的不竭源泉！

群山飞彩虹，高路入云端。

花江作证，山河焕新颜，壮歌，还在续写！奇迹，正在生长！

写在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之际

花江壮歌



“山的那边是什么？”

明代王阳明写下“连亘万里，际天无极”时，或许没料到，500多年后，这片山峦“扼”住咽喉的土地，会用钢铁与混凝土，在云端写下“世界桥梁博物馆”的注脚。

1420米的主桥跨径，成就“山区第一跨”；625米的桥梁高度，问鼎“世界第一高”。

谁能相信，“世界第一高桥”刚在图纸上露头时，峡谷就抛来了连串问号。

“这么深的峡谷，非跨不可？”

摊开地图，作为贵州中西部的纵向大通道，六安高速像条急急拥向的巨龙，却被80公里长的花江峡谷拦腰截断——十字交叉，绕无可绕。

19岁洪峰，这位工程师，手指在图纸上划过：“你看这个峡谷，要跨过去，宽处像大嘴张开，窄处能吞进半座城，绕？除非让高速在山里打个结。”

机会！他疯狂狂跳的心，借着昏黄油灯，粗糙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修改着图纸。图纸上，画出了两个字：“抢！”

“这么深的峡谷，非跨不可！”

“今年7月，我们修桥！”

“今年7月，我们修桥！”</p